



中國傳統節日閒談——七夕

文·物理所85級 林俊光

在以繁華嬉鬧、肅穆祭祀或禳災祈福為主題的眾多中國傳統節慶中，「七夕」是一個帶有靜謐與浪漫氣息的特別節日。七夕的起源十分明白，是來自於天文現象所衍生出的神話故事。

七夕天象與牛郎織女的故事

從地球望去，在星空中可以見到一條明顯的霧狀亮帶，我們稱之為「銀河（The Milky Way）」，古代文獻中叫作「天河」、「天漢」，中國人習慣將它想像成一道天空裡的河流。如果我們站在北半球觀察，天空中的眾星將以天球赤北極為軸，每天繞著我們旋轉一圈。而在農曆初秋七月時，星河將在夜間橫越過整片天空：每天黃昏時分，「織女」、「牛郎」兩星正由東方升起，並在隔天破曉時刻落入西方地平線下。換句話說，一年裡頭能夠觀察這兩顆星星的最佳時刻，就剛好是在「立秋」前後，也就是在「七夕」的這一時節。

「織女星」在西方星座分類為「天琴座 α 」，位處於銀河的「西岸」；而「牛郎星」則是「天鷹座 α 」，處於銀河的「東岸」，在中國星相學中又稱為「牽牛星」、「河鼓二」。織女和牽牛都是天空中明顯可見的一等亮星，分踞於天空星河的兩旁。關於銀河與女牛二星的描述，最早見於《詩經·小雅·大東》中：

維天有漢，監亦有光；

跂彼織女，終日七襄；

雖則七襄，不成報章；

皖彼牽牛，不以服箱。

這是一首東方殷商遺民遭到周人征服之後，藉由天空的星象來感嘆生活的艱苦。詩裡提到說，天上織女終日不停地織布，卻未能幫人織出任何東西；天空中用來拖車的牛，也無法替人拉車載重。所以中國早在商周年間，即已為「織女」和「牽牛」兩星命



名，並賦予它們的實際象徵：織女為織布之女子，牽牛為拉車之牛。在這個時期，牽牛只是一頭拉車的牛（「服箱」意為「負車」），沒有擬人化的形象。

到了後來，在《昭明文選》中所輯錄的《古詩十九首》有一段詩作：

迢迢牽牛星，皎皎河漢女，
織織擢素手，札札弄機杼。
終日不成章，泣涕零如雨，
河漢清且淺，相去復幾許？
盈盈一水間，脈脈不得語。

本詩相傳是兩漢時期的作品。詩句中描述分處星河兩岸的織女牽牛二星，彼此含情脈脈地隔水相望。到了曹魏年間，魏文帝曹丕在《燕歌行》有「明月皎皎照我床，星漢西流夜未央；牽牛織女遙相望，爾獨何辜限河梁？」而且從天象的暗示，我們還曉得曹丕徹夜觀星未眠，才能得到「星漢西流」的描述。可見得自漢朝以來，織女和牽牛以「相愛卻不得相聚」的意念深入人心，吸引各代詩人的詠歎與喻比，是一種略帶愁傷的浪漫敘情題材。

直到南朝齊代任昉所著的《述異記》中，我們才見到「牛郎織女故事」的完整版本：「天河之東有美麗女人，乃天帝之子。機杼女工，年年勞役，織成雲霓綃縑之衣，辛苦無歡悅，容貌不暇整理。天帝憐其獨處，嫁與河西牽牛之夫婿。自後竟廢織紵之功，貪歡不歸。帝怒責歸河東，但使一年一度相會。」《荊楚歲時記》的正文中也提到：「七月七日，為牽牛織女聚會之夜。」因此從這兩段南朝的作品中，我們見到今天所熟悉的故事內容，並確定了「七月初七」為這對夫妻一年一度的相會之日。

不過若以天文學的知識而言，我們都曉得這兩顆恆星的相對位置不可能改變，即使坊間有「七夕當夜，兩星相距最近」這種調和的說法，實際上也是錯誤的，而且中國古代的星相觀測者也從未出現這種不合科學的說法。因此我們必須曉得，牛郎織女兩星在此日相會或接近的傳說，在文學上的意義，遠遠超過自然科學的真相。

董永賣身葬父

在「織女」的神話故事中，男主角原本都該是「牽牛／牛郎」。但在喜好獵奇志怪

的晉朝人筆下，卻出現了與銀河天象無關的另一種變型故事——董永賣身葬父。此時故事的女主角仍遵循著漢代的設定，是位善於織工的天帝之女——織女，但男主角卻被代換成一位凡間人士「董永」。而且在董永的故事中，主軸也從原先的「愛情」轉成了「孝道」：至孝之人，必有天助。

東晉干寶所著的《搜神記》裡頭提到，漢代有一位貧苦青年「董永」，父親過世卻沒錢舉喪，於是他只能把自己賣給鄉里中的一位員外，約定終生為其作奴。父喪結束後，董永依約前往員外住所的路上，遇到一位自願嫁給董永的女子，所以這對夫妻一起到了主人家中去當奴僕。董永新妻擅長織布，她在十天之內為員外織出了百匹華美無比的絲織綿縑，幫著董永贖了身。當董永恢復了自由之身，女子向他表明：「我天之織女也。緣君至孝，天帝令我助君償債耳。」其後織女便凌空離去了。



(摘自大眾點評網)

這則「董永賣身葬父」的故事，在中國歷史上最重視孝道的魏晉六朝年間，受到人們普遍的喜愛。一路流傳到了唐末五代之際，由敦煌出土的眾多文獻之中也見到《董永變文》的殘本。「變文」為唐代的通俗改寫文章，是「話本」與「小說」的濫觴文體。《董永變文》的前半部，與原來「董永賣身葬父」的情節大致相同，嫁給男主角的仙女，在織布贖身之後便乘雲離去。不過敦煌變文中卻提到這對夫妻生有一個兒子「董仲」。董仲長大到七歲懂事後，因為沒有母親而遭到其他孩童的訕笑。一位路過的道士「孫臏」指點這位哭泣的少年，某日將有三個女子來到河裡洗浴，當中一位就是他的母親；董仲只要偷取岸邊的紫色衣裳，待仙女們發覺之後，就會出面與他相認。後來事情果如孫臏所言，董仲母子相會，仙女也將少年接到天上。

《董永變文》是一種四處拼貼湊合而成的故事，裡頭可以辨別出幾則流傳故事的斧鑿痕跡；而這則變文當中的這位仙女，並不明白掛上「織女」之名；但從洗浴的仙女有三位看來，人們還是曉得這隱喻天空中的「織女三星」。值得注意的一點，少年董仲偷取河旁仙女衣裳的情節，明顯地與歐亞大陸各地所流傳的「天鵝少女傳說」(Swan Maiden



Tale)」有關。這種盜走天女羽衣的故事，晉代的郭璞在《玄中記》中收錄了一則故事：「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，不知是鳥，匍匐往，先得其毛衣，取藏之。……一鳥獨不得去，男子取以爲婦，生三女。其母後使女問父，知衣在積稻下，得之，衣而飛去。後以衣迎三女，三女兒得衣亦飛去。」這裡頭顯然沒有太多的愛情的成分。男子慕求仙女而盜取羽衣，當中一位少了羽衣的仙女，無法化身回到天上，只能嫁給這名男子，並且爲他生了三個女兒。後來當仙女重獲羽衣，她便立刻轉身飛去，還順便帶走了三個女兒。這類故事在日本也有幾個同樣的版本，顯然是從中國流傳過去的。

神話故事的流轉

牛郎織女的故事，毋庸置疑是來自於天空星象的啓發。在這兩個角色之中，「織女」遠比「牛郎」更早成形、更加重要。在漢代劉安的《淮南子》中有「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」一句，爲著牛郎織女的七夕相會，更增添了一段生動趣味的圖象。雖然這是一段蠻可疑的佚文，但若從神話學的角度來看，伴隨在某位人型神祇身旁的動物，通常就是祂的古老原型。所以織女星在比《詩經》更遠古的年代，其的原始形象可能是一隻可以渡過天河的鵲鳥。

我們若按照各段故事成型的時間來看，可以看出「牛郎織女在七夕相會」的故事，是源自於中國本土的愛情神話。後來在漢魏六朝的社會背景下，倡導孝道的文人利用原來的「織女」元素，重新創造出了「董永葬父」的故事。進入隋唐時代，「天鵝少女」的故事已從域外傳入中國，於是當代的人們把新的情節融入並加以整合，就成了敦煌版的《董永變文》。宋朝年間，《董永遇仙記》的話本出現，內容則把盜取天女衣的角色，從主角之子改成了男主角。最後大體就成了我們今天所熟悉的《董永與七仙女》，兼顧孝道與愛情的故事了。

關於「牛郎」，則幾乎沒有獨立存在的故事。隋朝的杜公瞻在注疏《荆楚歲時記》時，收錄了一則有趣的故事：有位性喜探險的人，駕船駛入茫茫大海，航行了十個月後才見到一塊陸地。他發現那兒有座秩序井然的都城，隱約見到遠方宮中有位織布的婦人，還有一位恰好經過、牽牛到河邊飲水的青年。牽牛郎見到這位冒險家時嚇了一跳，因爲當地很少有外來訪客。冒險家詢問這座都城的名字時，牽牛郎答覆來客，待他回鄉之後，與蜀郡的「嚴君平」談談便曉得了。冒險家回到了中國，依言找到了嚴君平。嚴君平說「某年某月，有客星犯牽牛宿」。大海直通天河，原來上回冒險家駕船遠行，最後竟然航上了天空，並且變成了「侵入牛宿星座」的「彗星」了。

七夕的節俗與女性成分

《荊楚歲時記》提到了七夕的活動：「是夕，人家婦女結彩縷，穿七孔針，或以金銀俞石為針，陳几筵、酒、脯、瓜果、菜於庭中以乞巧。有喜子網於瓜上，則以為符應。」這項活動是在自家中庭裡頭設案擺置瓜果，向著夜空祭拜，並向織女牽牛星神「乞巧」——祈求願望的實現。而織女娘娘對於乞巧的應允與否，是藉由蜘蛛（喜子）在瓜果上的結網來判斷——用「蜘蛛織網」象徵「織女」的回應。

不過「乞巧」驗應與否的判斷，是要求當晚即有蜘蛛爬來結網，可能性不高。於是在《開元天寶遺事》中，提及唐代人們的改良：「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日夜，在清華宮遊宴。時宮女輩陳瓜果酒饌於庭中，求恩於牽牛織女星也。又各捉蜘蛛閉於小盒中，至曉開視蛛網稀密，以為得巧之候。密者言巧多，稀者言巧少，民間亦效之。」意思是宮女們要事前捉些蜘蛛置於盒中，待七夕乞巧之後，隔日清晨再開啓盒子，觀察蜘蛛在裡頭織網的狀況當作應候，蛛網愈密則愈吉利。

描寫漢代京城生活的《西京雜記》中記載：「漢綵女嘗以七月七日，穿針於開襟樓。」西晉周處的《風土記》也談到：「七月七日，其夜灑掃於庭，露施几筵，設酒脯時果，散香粉於筵上，以祀河鼓織女，乞富乞壽，無子乞子，唯得乞一，不得兼求三，頗有受其祚者。」從穿針、結縷、乞子這些活動看來，我們獲得一個十分清楚的概念：七夕是一個屬於「女性」的節日，且從兩漢時期就已經存在。

當中國進入了以父權為主的社會型態之後，中等階層以上的家庭女性，在婚姻與愛情方面受到相當大的限制，因此她們便將這方面的願望，投射到了星空中的織女上頭，而「七夕」正成了專屬於中國女性的節日。

數字「七」與女性的關係，我們可從《黃帝內經》找到淵源，即用「七」的年歲單



（摘自華夏經緯網）



位來描述女性生命中的各個階段。在這種思想體系下，人們認為女性在七歲換牙，十四歲初潮，廿一歲齒固髮長，廿八歲髮亮體壯，卅五歲面容開始憔悴，四十二歲出現白髮，四十九歲停經。因此「重七」就成為中國的「婦女節」的象徵之日。

除此之外，我們還可以參考余英時先生的講法。每月的七日所對應的月相是「弦月」，以周代的「四分月相」來指稱，上弦月是所謂的「既生魄」。月相是週期反覆的變化：出生、成長、圓滿、衰老、死亡，然後又再度重生。「魄」是「月之精魄」，「既生魄」即是月亮成長茁壯的階段，「月」與「女性」在符號學中有相當密切的關連。女性在一生之中，特別是婚姻生活，經常會面對茫然、痛苦、分娩、死亡的情況，因此人們便藉著「既生魄」——精魄的成長階段——之時來加以標誌。在中國傳統的思想之中，「盛極而衰」是一種根深柢固的哲學，因此人們不可能選用即將衰退的月圓之夜，而是利用七月七日這天晚上，反應出她們所關心的生命主題，經由想像、象徵、解釋、控制，以至於最後對這一切的超越。

佛教東傳，對人民生活的影響是漸進與巨大的。原本七夕向織女娘娘的乞巧，特別是婦女對生兒、安產、護子的願望，在習俗逐漸轉化與改變之後，今日大多改向同為女性化的「觀世音菩薩」來祈願。另一方面，對於待字閨中的少女而言，嫁得如意郎君是她們的願望，即使有主婚配的「月下老人」，但現代廣州還留有古傳之俗，未婚女性相邀結伴，在七夕夜裡聯合舉辦乞巧的活動。

愛情成分濃厚的七夕

牛郎織女僅能在七夕夜相會的故事，自古以來便成了中國人心中浪漫愛情的象徵。最鮮明的例子，或許就屬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愛情。在白居易的《長恨歌》中有一段膾炙人口的詩句：

七月七日長生殿，夜半無人私語時。

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。

這裡描寫到失去了楊貴妃的唐明皇，在七夕這個特別的夜裡，心中所感受到的孤單寂寞也特別地深沈。

到了現代，雖然商業氣息漸趨明顯，不過工商社會中的都會男女，已經把「七夕」當成了「中國情人節」來看待。近年來的發展結果，專屬於華人世界中的七夕，頗能與來歷不明的西洋情人節——二月十四的「Saint Valentine's Day」——分庭抗禮了。友聲